阅读

第638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简单人生

□ 刘荒田

看到一个视频：一位男士驾车路过一个十字路口，看到几个小女孩在人行道上摆小摊子，便驶近小摊子。一个女孩看到潜在的客人，凑近问：“先生，要喝点什么吗？”“你们有什么？”“柠檬水，粉红和无色两种。”男士转头问车上的孩子：“喝哪一种？”“粉红的”。于是，他要了一杯粉红的给孩子，一杯无色的给自己。女孩子兴冲冲地把饮料端来。“多少钱一杯？”“两块。”“钱用在哪里？”“给学校买点东西。”“什么东西？”“还没想好，反正……”男士把手里攥的钞票全给了女孩。女孩数了，哇，70元钱！她跳起来告诉伙伴们，大家欢呼。男士微笑，点头，挥挥手，驾车离开。

我流了泪，为了男士的微笑和孩子们的大笑。如此简单的互动，如此简单的人生。因简单而直达心坎深处。人与人的相处，利益的交换，心灵的共振，不应该简单吗？

这么一来，捎带解了我一个心结。事缘那天拂晓时分，因“大气河”气候来袭，大半个天空塞着乌青色云。但是，半英里外的太平洋上空，云被吹散，露出明净的一角。诡奇处不在穹顶的色彩，而在绿化带上方的暗示。排列成行的花旗松，那黑黢黢的主干剪纸一般贴在明净的天幕上，清晰得来又玄机深藏。我凝视这洪荒一般的静物画，把凌厉的线条看作巫师所划的符咒，渴望解读它的奥秘，然而徒劳。到这一刻，我顿悟，解啥，不管了！

是的，一目可见的简单何须穷究？男士小小的慷慨，女孩子夸张的欢呼，都只有一层意义——喜欢，和柠檬水只供短时间润喉、解渴，甚而只是为了使陌生的小孩子高兴一会儿，意蕴并无二致。

进而想开去。晚年是否能够获得平静和快乐，大约取决于会不会将思维模式设定为“简单”。简单，去除了言外之意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无所谓谈言微中。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写一个长帖子，赞美你并不精彩的作品。你接受就是，不要想绕到人家背后去看是不是别有所图，如借债或托你推荐给报章的编辑。

简单，筛掉了负面的假设。我宁愿为了轻信吃上哑巴亏，也不愿意将一切唾手可得的善意踢走。简单中没后悔。一个每天严格按科学的食谱进食并投入一系列健身锻炼的健康达人，如果害病，不宜以此否定为身体所做的一切，而应这样想：幸亏这么自律，现状才不至太坏。简单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也不是相反；而是对等，小人之心度小人，君子之腹量君子。

写作者赖以安身立命的写作，追求简单尤其要紧。我曾在一个研讨写作技巧的“云会”应邀发言，不好意思唱对台戏，先充分肯定学习技巧的必要。转而，亮明态度：向来没想过技巧，行文只循感觉，行所当行，止其当止。不会绞尽脑汁，琢磨哪里埋伏笔，哪里露机锋。这样做，就是基于“简单哲学”。

越是老下去，越是简单。衣服，不要太多纽扣；首饰统统不要。而交朋友，与“利用价值”脱钩。

（摘自2025年11月20日《解放日报》）



盐贩的反抗

□ 岑 嵘

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叛唐，并攻占了长安，从此唐朝走向衰退。唐肃宗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，唐朝开始对盐实行专卖制，盐税甚至高达盐价的数十倍，对地方支配能力越来越弱的唐朝政府只能依靠盐税来填充国库。

为了筹措军费，平定安史之乱，唐朝始立“榷盐法”，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，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。天宝、至德年间，食盐的市场价是每斗十钱，“及琦为诸州盐铁使，尽榷（专卖）天下盐，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，为钱一百一十”。“琦”就是中唐著名理财大臣第五琦，他始创食盐专卖法，十钱一斗的盐居然卖到了一百一十钱。

唐肃宗实行民制、官收、官运、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，严禁私煮私贩，违者一斤一两，皆处极刑。榷盐法实施后，盐价飞涨，原来每斗十钱的盐价最后惊人地上涨到每斗达三百七十钱，官府因此获得了超额利润。

《唐会要》称：大历（766-779年）末，每岁“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，总一千二百万贯，而盐利过半”，此时唐王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一半。

繁重的税收使得盐价高涨，久而久之走私私盐就变成了一门有着暴利的大生意。私盐贩子和地方权贵、地痞、部分官员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走私网络。而唐朝的政府则通过严苛的法律来维持盐业的垄断，这样走私的行径一旦被揭发，便很容易引起叛乱。

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由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私盐贩子黄巢引起的。

黄巢是山东菏泽人，那里从战国开始就是重要的产盐区，而黄巢家中这三代都是私盐贩子。在他科举落榜后，觉得仕途走不通了。这时他看到了另一个私盐贩子王仙芝起兵造反攻城拔寨。王仙芝在和唐朝盐业缉私队伍的反复较量中练就了武艺和军事才能，于是黄巢也拉起了数千人的队伍起兵，并投奔了王仙芝。王、黄大军联手逼近江淮产盐重地扬州，切断唐朝经济命脉，并反复冲击唐朝统治薄弱地区。

黄巢的军队不断壮大，当他带领自己的队伍攻向长安的门户潼关时，几十万大军把潼关守军吓得弃关而逃。攻陷了潼关，长安也唾手可得，黄巢这个私盐贩子终于实现了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夙愿，在长安登基，自封大齐皇帝。

后来，唐朝向周边民族借兵，平定了黄巢起义，但唐朝遭此重创，奄奄一息，没过多久就灭亡了。这场农民起义甚至主导了五代初年的政治格局。

杭州人最为熟悉的钱镠也是贩盐出身。钱镠自幼习武，成年后以贩卖私盐为生，“时皋邑之盐上而丰，留（钱镠小名婆留）遂至，由挑（铁扁担）而贩”。后来钱镠加入了浙江军阀董昌的队伍，成为了浙江土著部队的一员，并受到了董昌的重用。923年，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，正式建立吴越国。

到了元朝，政府盐课最多时，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，依靠盐利。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，“国家财赋，盐利为盛”“国之所资，其利最广莫如盐”，史家有“元代之亡，亡于盐政紊乱”之语。

元末盐商叛乱，同为盐贩的张士诚、方国珍等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。朱元璋虽然不是贩盐出身，但他能够打败陈友谅、张士诚的军队，盐也起到重要作用。“太祖初起，即立盐法。置局设官以掌之。令商人贩鬻，每二十分而取其一，以资军饷”。朱元璋通过在他所掌控的地区对贩盐者征税，获得了大量军饷。

纵观历史，我们会发现私盐贩子总是和“造反”联系在一起，比如我们熟悉的《水浒传》中，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、出洞蛟童威，翻江蜃童猛等，都是贩私盐出身，书中写道：“这两个兄弟（童威、童猛）是此间浔阳江边人，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，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。”

这种历史现象和国家通过严苛的律法高度重视盐业是分不开的。古代贩私盐贩子大多头脑灵活、胆大心细，加上他们既有钱，又有私人武装，同时因为运盐需要和上至官僚，下至盗匪，以及地方豪强、三教九流等各阶层打交道，需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说服能力，因此盐贩子常常能揭竿而起，割据一方。

（摘自2025年11月28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

柿香满园

□ 鱼自灵

深秋老家的院子是寂寥的。午后的阳光斜照下来，将那棵柿树的影子印在长满青苔和杂草的院落里。这树是母亲亲手栽下的，算来已有30多个年头了。

小时候，我们弟兄三人跟着柿树一起长大。那时候，父亲没事时就在家叮叮当当地做木工，母亲和我们有时候也搭把手，帮着拉拉墨线、扯扯大锯。那刨花的清香味，和着父亲流淌的汗水，供养着我们的书本笔墨。那时，我们心思是简单的，盼着柿树快快长大，盼着它枝头挂满那橘红色的、小灯笼似的果实。

暑往寒来，柿子一年年地红了。那真是满树的热闹。上树摘柿子是我们一年里最开心的时刻。枝梢的柿子够不着时，父亲便寻来一根长长的竹竿，顶端巧妙地劈开一个豁口。他仰着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看准了那被阳光照得发红透亮的柿果，将竹竿伸过去，轻轻一拧，柿子便稳稳地卡在了那个豁口上，安然落下。那柿子捧在手里，凉沁沁的，像捧着一团凝固的火焰。母亲有时远远地望着，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

父亲极爱这棵树。秋深了，他总要挑些还没有熟透的柿子摆在窗台上，让它们一点点地熟，说是给鸟儿们留些过冬的粮食。冬日清早，我们常能看见三三两两、蹦蹦跳跳的麻雀，在覆着白霜的窗台旁，叽叽喳喳地啄食那些柿子。父亲坐在屋里，一边收拾着他的刨子、锯子，一边静静地看着。那时我不懂，如今想来，他看的或许不单是鸟儿，也是一种对于生命与自然的敬意吧。

30多年如流水般过去了。6年前，父亲带着操劳一生的疲惫静静地走了。老家于是真的成了“老”家，空落落的，只剩下这棵柿树，固执地守着这半个院落的天空。母亲跟我们进了城。人前的她，是舒展的，可我知道，在她的心里，总有一抹挥不去的念想，扎根在那飘着柿香的院子里。

今年秋天，雨特别多，连绵了一月有余。天一放晴，母亲便叮咛，回去看看吧，柿子红了……

趁着周末，回到老家，站在曾经无比熟悉的院子里。微风掠过，几片枯黄的叶子打着旋儿，窸窸窣窣地落下来，那低微的声音竟显得分外响亮。我抬起头，看着那满树累累的果实，它们依旧红得那样热烈，在湛蓝的天幕下，像无数只凝望着的眼睛。它们似乎在想，那些昔日仰着头的、充满欢喜的脸，都到哪里去了呢？

“柿香满园无人识。”我心里蓦地泛起这句不知在何处读过的诗句。从前只觉得句子好，此刻身临其境，才品出那字里行间的苍凉。

日暮，我将回到城里那个被称为“家”的居所去。母亲怕是要细细地问，今年的柿子结得稠不稠，红得正不正。我该如何回答呢？我或许会说，好着呢，一切都好。而这所有无人识得的橘红的香甜，都坠在了我的心头。

（摘自2025年11月26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洋芋的滋味

□ 于延琴

我吃的第一口粮食，是洋芋。母亲把洋芋煮得烂熟，捣成泥，兑点温水，一勺一勺喂进我嘴里。大概因这最初的味道，洋芋于我，便有了生命底色般的亲近。

我的老家在镇坪县一个叫杨道士沟的地方。那里山摞着山，地大多挂在陡坡上。坡上能刨出坑的地方，沟边能垒起土的角落，都被开垦出来。站在山梁上望下去，满坡的绿浪能滚到云边。除了杂树，眼里就只剩苞谷、洋芋，还有地埂边零星冒头的黄豆。它们，是沟里人生活的底气。

小时候，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客人，锅里才会飘出米饭香。平日，灶上蒸的、锅里煮的，永远是洋芋或苞谷。一口一口，喂饱了日子，也填着山里人的胃。洋芋能从年头吃到年尾，从青黄不接吃到五谷丰登。

说零嘴，最经典的是烧洋芋。早饭后出门前，拨开灶膛里的炭灰，埋进去几个大小匀称的洋芋。正午饥肠辘辘回家后，用火钳从余烬中刨出来的洋芋，皮早已焦硬开裂，露出热腾腾、香气扑鼻的肉。顾不得烫，边吹气边急急剥开，大口咬下，绵软香甜的滋味，瞬间从喉咙暖到胃，驱散一身疲乏。

冬日里，围坐在火炉边，看洋芋在炉盖上烤得滋滋响。表皮渐渐起皱，变成诱人的焦黄色，连冷飕飕的日子，都变得暖和起来。

一种更“精致”的小吃，是油炸干洋芋片。洋芋切成薄片，在日头下晒得干透，收存起来。年节时，滚油一炸，便成了又香又脆的零食。条件好的，再撒层白糖。我们大多时候吃原味，或撒上一小撮盐。那最初的、属于土地和洋芋本身的香，令人回味。

炸干洋芋片，既是孩子爱的零嘴，也是年夜饭餐桌上，大人的一道爽口下酒菜。

作为主食主菜，洋芋更是有百般做法。油炕洋芋最是家常。洋芋切块，热油慢煎，外皮炕得金黄焦脆，撒上粗盐与葱花，吃起来外脆内软。

夏天，洋芋也跟着清爽起来。将新摘的豆角与洋芋块同煮，小火慢炖，直到豆角软烂，洋芋边角化入汤，漾起一层细沙。汤里融进了豆角的鲜与洋芋的醇。若将豆角换成黄瓜，又是另一番风味。黄瓜脆嫩，带着生鲜之气，把洋芋的绵密衬得轻盈，汤里浮着淡淡的黄瓜香，解腻又开胃。

秋风一起，南瓜熟了。切几块与洋芋同炖，南瓜便烂在了汤里，甜味一丝丝渗进洋芋。舀一勺入口，分不清是南瓜还是洋芋。只觉两种粉糯在舌尖化开，融成一团温润的甜，像秋阳晒在背上，不热烈，只慢慢暖到心里。

想吃得香浓，就把洋芋切成薄片，与腊肉一起翻炒。洋芋吸饱腊肉的油润与咸香，变得软糯入味。腊肉的咸也被中和得恰到好处，最是下饭；若是切成细丝，大火快炒时淋一勺醋，炒出来酸脆爽口。

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，洋芋也是场面担当。

洋芋炖猪蹄是一道硬菜。猪蹄软烂脱骨，汤汁浓郁，洋芋吸饱肉汁，软糯入味。洋芋粑粑炒腊肉，也是待客的招牌菜。洋芋磨成细泥，沥去水，煎成金黄粑粑切块，与肥瘦相间的腊肉同炒。腊肉咸香，粑粑清甜，外皮略带焦脆，内里仍保留洋芋的绵软。

洋芋，似乎没有自己的主张，却偏偏与谁都合得来。在各样搭配中，不着痕迹地衬出别人的好，也成就了自己的圆满。给一点油、一把葱花，它便欣然变成一盘焦香熨帖的炕洋芋；给一瓢清水，几缕豆角的清芬，它又默默化成一锅温润起沙的温柔。

这些由洋芋生发出的菜，没有复杂调料，也不靠精巧技法，却陪人走过三餐四季，撑起杨道士沟人最踏实的烟火。

现在，镇坪“洋芋宴”早已声名远播。它以最本真的滋味，陪伴当地人走过岁岁年年，熬出了生活的暖与香。

而人们对它的称赞，归根到底是对平凡食材里蕴藏生活智慧的致敬。那些在锅灶间世代琢磨出的吃法，其中藏着的，不仅是味道，更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的智慧：甘于平凡，而不失温度；成全他人，亦成就自己。

我曾以为，这灰不溜秋的土疙瘩，天生就叫“洋芋”。后来知道它另有个名字——“土豆”。

那一刻，我先是诧异，随即心里涌起些许叹服。我想，起这名字的人，真了不起。一下子，道尽了它的根本：长在土里，圆滚滚的，可不就像土里的豆子嘛。这才是它该有的名字。可为何偏要叫它“洋芋”？它浑身上下，哪有一丝“洋”气？分明土得不能再土。

后来，读许地山先生的《落花生》。文中父亲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像花生，它虽然不好看，可是很有用。”

不禁想，许先生老家大概是不种洋芋的。若不然，那文章的主角怕是洋芋。它不仅能如花生般当零嘴，更能堂堂正正上饭桌，作养人性命的主食。远的不说，整个镇坪县，一代又一代人，谁不是吃它长大的？它默默长在土里，不争不抢，从不炫耀，也没人称赞，只是安静地奉献自己的全部。

洋芋的品性，确与镇坪人相通。

他们实在。说出的话像刚从土里挖出的洋芋，沾着泥土，不见半点浮华。骨子里却固执，认准的理便如深扎的根，拽不动、拗不过。待人又谦和，总不声不响把别人的好轻轻托起。

他们有底线。像山间的岩石，在风雨里默然立着。表皮粗粝，内里却是一副硬筋骨。贴着土地生活，所求不多——一把土，几场雨，便心满意足。献出的，却是全部的自我。

他们不擅言说，也多不诉苦。只凭一双粗糙的手，一副挺直的脊梁，把一家老小的日子，从泥土里稳稳撑起。

我想，或许是这方山水，养育了这样的人。这样品格的人，又世代耕种着这样的土地。于是，生长在镇坪的洋芋，也悄然浸染了这般性情，有着一种独特的“味道”。

这味道里，藏着镇坪的魂：山间黑土的厚重，腊月山风的清冽，冬夜灶火的温乎，更是祖辈守着土地过日子沉淀下的坚韧与智慧。它从不“洋气”，却比任何浮华，更贴近生活的本质，更懂得生命该有的踏实。

它只静静躺在土地怀里。无论名字是“洋”是“土”，身份是“粮”是“菜”，它始终是它自己。而被它喂养大的那些人，身上便也带了它的品性——在纷繁世相中，努力活出一种朴素的、坚实的、接近土地的本质。

或许，这就是它给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。

（摘自2025年10月16日《陕西日报》）

地址：陇南市行政中心C1大楼（广电大厦） 邮政编码：746000 联系电话：0939—5910998（传真） 广告热线：0939—8213340 副刊投稿邮箱：lnrbsfk@163.com 印刷：天水新华印刷厂 编辑 赵 芸 校审 赵晋文